

# 神秘黄金部队探宝全中国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部队组建于1979年，是一支常年奋战在黄金地质战线上的生力军与突击队，是一支为国家寻找黄金宝藏的专业化队伍。几十年来，这支劲旅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在冰封雪覆的兴安林海，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，在荆棘遍布的秦岭深处，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上，到处都留下了黄金部队寻金探宝的足迹……

## 让部队去找金子

贫金!中国贫金!面对新中国的崛起，西方国家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在不断地鼓噪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。国家百废待兴，急需增加外汇和黄金储备，邓小平审时度势，决定增加黄金产量。他把重担压在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身上。

当时，我国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，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。面对如此困境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震脑海中产生了：尽快组建一支军事化的专业找金队伍，作为黄金工业的先锋军，以便进行大规模、大范围、大流动的黄金资源勘察活动。他相信中国地质学家的建言，中国不贫金，中国缺少的是专业化找金队伍。当年，他曾经带领三五九旅官兵在南泥湾创造了一个神话；现在，他相信人民解放军在找黄金这一特殊的战场上也能创造出新的奇迹。

王震的“让部队找金子”的重要提议获中央批准。1979年3月7日，根据国务院、中

央军委批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黄金指挥部正式成立，受基建工程兵部队和冶金工业部双重领导。

由此，一支特殊部队——中国黄金部队诞生了。

## 部队找的“第一桶金”

1979年9月，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基建工程兵第五十一支队近万名指战员从湖北、河南、四川、山西等地迅速秘密集结，就在外国人不知道这支中国军队要干什么时，部队登上了北去的军列。列车迎着朔风，向北，再向北，目标直指大兴安岭。大兴安岭满语意思是“金色的山”。他们此行，就是要打开这座金山的大门，而第一站则是西口子。

西口子有中国北极之称，方圆300多里渺无人烟，全年无霜期仅有两个多月，最低气温超过零下50℃，是一片永久的冻土。日本投降后，一个原日军大佐回国后在回忆录中曾写到过西口子。日本人还没打进东北就听说西口子遍地是金，在西口子随便一锹下去便可见明晃晃的金粒。日军攻占东北后，日本人第一件事就是派去黄金勘探工程师准备到西口子开采黄金，庞大的开采队伍几次进军西口子，但终因这里气候环境太差，都无功而返。那个日本大佐曾断言，即使西口子是金山也没有人能够从那里开采出金子来。

为了探测西口子的含金量和开采的价值，基建工程兵五十一支队派出了一支小分队，踏进了西口子这片充满诱惑也充满危险的死亡地带。进入西口子唯一的路线，就是沿冰封的额尔古纳河走。踏进被神化了的西口子，呈现在小分队视

野里的是一片空旷的冻土。经过勘查，这片冻土虽然不像传说的那样一锹就能挖出金子，但蕴藏着丰富的沙金。

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决定，大家都不发言。这个决心太难下了，要想在找金上有大的突破，西口子是最佳选择。这里矿产丰富，挖掘潜力大，弄不好就会挖个金娃娃。但西口子条件极端恶劣。要想在这里摆下战场，必须在每年3月黑龙江冰冻的江面开化之前备足全年生产、生活资料，待11月封江之后才能撤下来。进还是退?党委一班人思虑再三，最后下定决心:会战西口子。

随即，副支队长宋国田带领前指移师洛古河，200多吨物资在装甲车的引导下运抵这个边陲小镇。这里距部队在西口子最近的施工点还有150多公里。

路，走到了尽头。宋国田把探路建点的重任交给了二连技术负责人赵国刚。

装甲车载着他们一行5人，逆黑龙江西进，走额尔古纳河，向西，再折向南，进入原始森林。在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遮掩下，地形图失去了作用，装甲车东冲西撞爬了一昼夜，还是没有转出这片森林，他们迷路了。夜晚，熄了火的装甲车挡住了风，却防不了寒。几个人背靠背蜷缩在车内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哪里还敢睡觉?

翌日，天刚放亮，赵国刚就钻出装甲车，踏着没膝的积雪，奔向一座山头。他爬上一棵大树，隐约发现远处有一条亮带，他断定那就是通往工作区的哈达河。几个人一鼓作气驾着装甲车奔了过去，打开地图一看，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哈达河。

赵国刚不敢再驾车探路

了。他十分清楚，车上带的油料和食品要是耗光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几个人下了装甲车，跌跌撞撞分头探路。经过7天连续奔波，在渺无人烟的原野里，他们终于确定了四处施工点。几天后，钻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原始森林的沉寂。第一钻下去，竟见到了25粒金。

## 高原寻宝挑战生命极限

1997年10月6日，一架银灰色的波音757飞机徐徐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。走下飞机的几个人不是一般的客人，而是武警黄金部队一个级别颇高的考察组。这次考察的结果是，武警黄金部队党委一致通过决议:兵发西藏，开发西藏。

在高原上寻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，官兵们每天都在挑战生命极限。藏北那曲，平均海拔5000米，四季皆冬，空气含氧量仅为内地的56%。部队踏上这片冻土，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。两天后，负重行走的有“高原之舟”美誉的三头牦牛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任凭强拉硬拽也不能再往前走一步。官兵们一个个昏倒，紧急输氧后又一个个挣扎着爬起来。工作，就是在这样顽强的适应中有条不紊地展开。官兵们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盐巴就饭，由于长时间尝不到油荤、蔬菜，皮肤一层层脱落，指甲凹陷。

2000年6月，武警黄金部队奉命进入藏北阿里地区双湖寻金。这里海拔5000多米，沼泽丛生，道路艰难，是当地牧民都很少涉足的无人区。在开进途中，整个车队不慎误入沼泽地，20余名官兵被困荒野。官兵们在冰冷刺骨的泥沼中挖泥、填坑、推车，捡遍了方圆5公里地面上的石头铺路垫车，

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仍无济于事。3天后，官兵们携带的食物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，给养发生了危机，20余名官兵眼巴巴看着仅剩的半袋大米，只能就盐巴喝稀饭。17天后，当救援的官兵几经周折赶到现场，看到满身泥污的官兵横七竖八地昏倒在地，无不心痛落泪。

付出终于得到回报。黄金兵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历时两年，找到一座品质堪称国内之最佳的中型沙金矿床……

## 震惊世界的国宝狗头金

1999年7月23日，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在大厅正中央，4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护卫着一个展台，在这个展台上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狗头金。9点钟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来到博物馆。黄金指挥部的领导详细地介绍了这块狗头金的来历和价值。第二天，世界各大报纸几乎都在重要版面刊登了这块震惊世界的宝贝狗头金。

狗头金是一种产自脉矿或砂矿的自然块金。这种自然块金因形状酷似狗的头形，故名狗头金。世界各国都以有狗头金为自豪和骄傲。这种狗头金可遇而不可求，一旦发现都会被当成宝贝留存下来。

中国发现的这块特大狗头金，重2155.8克，含金70%以上，有着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。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发现这块狗头金的幕后故事。

1988年夏天，一直在兴安岭搞黄金勘探的武警黄金第五支队遇到了新的难题。这个难题不是找矿，而是随军来的家属子女工作没法安置。采矿地点离城镇太远，加之周围没有企业，随军家属没有工作。看到许多干部职工的子女老大小了却没有

工作，家庭生活因此陷入窘境，职工大队大队长程延宽心急火燎。有一次，他在跟几个家属子女聊天时说：“你们如果不怕苦，我就带你们到山上淘金去。”淘金的活很苦。没有想到他一说，几个家属子女都高兴起来了，说：“我们不怕吃苦，你带我们上山吧！”就这样，三十几个家属子女开进了小兴安岭腹地的团结沟。

用几顶淘汰下来的旧帐篷和七拼八凑的炊具在这里安营扎寨后，程延宽便带领他们开始淘金。淘金比较简单，程延宽现场给他们操作了一下，大家便开始干了起来。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尽管一个个累得汗流满面，却没有一人叫苦叫累。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干出个模样来，让部队领导看看，他们也不是吃闲饭的。

家属子女金花刚满22岁，在分配工作时，程延宽见她勤快，干活利索，就安排她守着溜槽。那天快收工了，金花看到流水冲刷下的溜槽内有一块沾满泥沙的石头。她想捡起来扔掉，掂在手里发觉分量很重。细心的金花把它放到水里洗了起来。这一洗不得了，手中的石头竟变成了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疙瘩。

世界级的宝贝狗头金就这样被发现了。

到2004年止，黄金部队探明超大型岩金矿床2处、特大型岩金矿床3处、大型岩金矿床13处、大型沙金矿床4处，累计提交黄金矿产储量800多吨，潜在经济价值900多亿元，使我国成为世界产金大国。他们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，谱写了一曲曲寻金找矿的壮丽诗篇，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孙国/文 摘自《湘潮》

# 一对世界跳水冠军夫妻的“双飞燕”情缘

2008年奥运会日渐临近的时候，人们仍会记得1992年的那个夏天，一个黑瘦的少年站在了巴塞罗那的蓝天下。此后，他惊人的一跳，成就了国人心中的传奇和神话。

他就是孙淑伟，中国在奥运会上第一枚男子跳水金牌的获得者，我国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上获“三连冠”的男子跳台跳水选手。

如今的他，是一名严厉的教练，和曾经同是知名跳水运动员的妻子蔡玉燕，在广州过着平淡但幸福的生活。

## 青梅竹马的空中飞燕

孙淑伟的老家和蔡玉燕的老家同属广东潮汕地区。青梅竹马的经历便从这里开始，空中飞燕的生活从这里起步。

1976年1月31日，孙淑伟出生于广东揭阳县的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的工作与跳水运动远远扯不上关系。但小孩子的天性都爱玩水，孙淑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老家的门口有一条只有5米宽的河，在他两三岁的时候，父亲孙崇怀就用绳子拴住一条车内胎，套在他的身上，就这样把他扔下水，让他在水里漂。漂着漂着，大概在三四岁的时候，孙淑伟就学会了游泳。

从此，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就成了孙淑伟的戏水天堂，他开始了个人偷着去河边游泳。孙淑伟有两个姐姐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父母自然疼爱、担心他。父母多次叮嘱他不要自

己偷着去河边玩，可年幼的他同其他孩子一样，总是把父母的嘱咐当作耳边风。为此，他挨了爸爸好几次打。到五六岁的时候，孙淑伟懂点事了，就再也不敢偷着去游泳了。

但家人还是注意到了孙淑伟对游泳的特殊喜好。孙淑伟7岁的时候，在叔叔的建议下，他被送进揭阳业余体校。年少的他仍难改变爱玩的本性，他觉得练跳水用那些弹网很好玩，就选择“玩”跳水。这一玩，就玩出了后来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男子10米台跳水冠军。

同样的，蔡玉燕也是从7岁开始学跳水。她是汕头人，和孙淑伟属于同一方言体系。在此后的岁月中，她和他的经历竟是惊人的相似，冥冥之中果然就是天生一对。

由于训练刻苦，基本功扎实，9岁那年，孙淑伟被广东省跳水队教练选中，成了一名不在编的省集训队队员，之后成为正式队员。就是在广东省跳水队，蔡玉燕和孙淑伟先后师从教练胡恩勇。两人同为跳台选手，孙淑伟从小就对这位同乡师妹很关照，有着相似经历的两个少年，更容易相互接近。

1988年，在全国跳水邀请赛中，年仅12岁的孙淑伟战胜诸强夺得跳台跳水的冠军，第二年他又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夺得跳台冠军及第2届青少年运动会乙组跳台冠军。小将上场，初露锋芒，孙淑伟从此一发不可收。13岁的时候，孙淑伟被选入国家集训队，从此开始了更辉煌的运动生涯。

就在这几年，孙淑伟的绰号“小老头”被越叫越响。早在11岁的时候，他就有了这个绰号，这源于他的笑，他一笑眼角

边就会出现几道和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深深皱纹。由于他的出色成绩，这个绰号也越叫越响，从省队一直叫到了国家队。

瘦小的孙淑伟总能在空中划出完美的弧线，除了“小老头”，他的另一个绰号是“空中飞燕”。而比他小五六岁的蔡玉燕，人如其名，似乎更适合“空中飞燕”的称呼。这一双青梅竹马的空中飞燕，在未来的人生中，仍将比翼齐飞。

## 落寞时刻师妹尽显真情

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，孙淑伟用他惊人的一跳，在战胜了萨乌丁和自己的队友熊倪后，拿到了一名专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奥运冠军。瘦小黝黑的小男孩，一下子光芒四射，让人刮目相看。99.960的高分，直到现在，在国际跳水界也是极为罕见的。

对于一个年龄只有16岁的少年来说，再参加三届奥运会拿上三块金牌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意外的伤害毁灭了这个少年继续参加奥运会的梦想。

10米跳台跳水项目在水时的巨大压力，会给运动员的眼睛和身体造成一定伤害。频频的超出极限的训练，终于使孙淑伟的眼睛承受不住了。1993年，孙淑伟的眼睛被检查出视网膜穿孔，这无疑给满腔热情的他浇了一盆冷水。同为跳水运动员的蔡玉燕当然明白，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她陪伴在孙淑伟身边，给他安慰与鼓励，并用自己外向活泼的性格和善说笑话的特长，去逗处于消沉时期的孙淑伟发笑。在孙淑伟到医院做手术时，这

个平时看起来粗心的姑娘对孙淑伟的照顾更是体贴万分。那时候他们年纪尚小，也许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只是都感觉特别温暖。

1994年，孙淑伟克服身体不适，在广岛亚运会获得了10米跳台金牌。但这却成了他最后的辉煌。

在1995年的一次训练中，孙淑伟空翻过头，拍在水面上，结果又受伤了。这一次比上次更为严重，检查发现他的视网膜周边撕裂、充血，他不得不又做了一次手术。这时距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不到一年时间，这次受伤对孙淑伟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一直在孙淑伟身边不离不弃的仍然是小师妹蔡玉燕。在孙淑伟最低落的时候，她像一个天使始终守护在他身旁，给予他最大的安慰与鼓励。即使是四年之后，因为眼疾和腰伤使孙淑伟不得不放弃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，也没能让他一蹶不振。

经过了童年的时光，一起分享了人生的巅峰与辉煌，再一起经历了人生的低谷，并在共勉中走出人生的低谷，这对可以说是曾经患难过的年轻人，在2001年选择退役后，终于可以“光明正大”地走到一起。

意外的伤害使孙淑伟错失了两届奥运会，却也让他收获了一份爱情。

## 退役夫妻比翼齐飞

“我们那个时候，运动队里都管得很严，哪里敢在队里谈恋爱？”蔡玉燕似乎有些惋惜地说。她和孙淑伟是在退役以后才开始恋爱的，那是2001年，孙淑伟的伤病使他不能再坚持运动员生涯了，蔡玉燕也

觉得自己的跳水生涯很难再有发展，想退下来多学一些东西，于是他们同时选择了退役。

早在退役前，孙淑伟和蔡玉燕就先后报读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课程；退役之后，他们想的是先静下心来完成学业，在中山大学，他俩又成了地道的师兄妹。但“好景不长”，很快，孙淑伟又被召回北京，做国家跳水集训队的教练，两人开始了天各一方的生活。在此期间，蔡玉燕早早地完成了学业，成为广东工业大学的一名行政人员。而孙淑伟由于人长期在北京，事务繁忙，他直到现在也没能修完学业，要毕业估计还要过段时间。

分居两地的日子里，两人每年相聚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。“我很少回广州，家里大小事情一切都是由她打理。她真的挺不容易……”孙淑伟的话语中满是愧疚。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“过失”吧，2003年的时候，还在两地分居期间，孙淑伟专门回广州，和蔡玉燕领了结婚证。说到求婚的过程，内向的孙淑伟显得很不好意思，“我回到广州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直接跟她说了。”是的，求婚过程就这么简单，没有鲜花，也没有订婚戒指。“什么没有呀！你看他这个人，求婚的时候竟然什么礼物都没有。”蔡玉燕的抱怨里有一丝委屈，更多的是甜蜜。让妻子埋怨的，还有孙淑伟的“不浪漫”，比如他已不记得结婚的具体日子了，他只记得，登记完第二天他就又赶去北京了。

经历了四年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后，出于与妻子团聚的考虑，孙淑伟于2005年回到了广州，出任广东跳水队教练。

在欢迎孙淑伟归来的欢迎会上，蔡玉燕义务担任起迎宾工作，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笑容。孙淑伟则在台上高歌一曲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，深情款款，蔡玉燕上台给他献花的时候，他又在妻子脸颊上印下深情一吻。这浪漫的一幕，见证着这对跳水世界冠军的无限恩爱。

2006年，孙淑伟和蔡玉燕在广州寸土寸金的滨江东路买了一套昂贵的房子，这样，孙淑伟每天不用到10分钟就可以赶到广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上班，蔡玉燕也可以方便地搭乘地铁赶到大学城。

蔡玉燕对团聚的日子非常满意。但她也有不满意的：“我们还不算正式的，虽然登记了，但还没有摆酒。我们潮汕老家比较传统，没有摆酒，没有给亲人们一个交代，就不算数的……”真的，由于工作一直繁忙，领结婚证已经4年多的孙淑伟和蔡玉燕仍然没有抽出时间摆结婚证。“找个时间，我一定把这个婚礼为她补上！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孙淑伟充满了对妻子的歉意，也充满了对妻子的爱。

如今，身为教练的孙淑伟和身为大学行政人员的蔡玉燕，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。曾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体育明星夫妇如今平凡而低调，他们在体验了高处不胜寒的得意与落寞之后，拥有了一份难得的淡定与从容。“我希望我的弟子能站在2008年奥运会的领奖台上，那个时候，我会比自己拿到奥运冠军更加激动！”孙淑伟憧憬着2008年奥运会，不是作为运动员，而是作为教练……

（未经许可，谢绝转载、上网）  
夏平齐